

重磅

欲秀而苍写衡岳

——谭长德的山川笔意

夏义生



■人物简介：
谭长德，南岳人，现为湖南美术馆副馆长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湖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，湖南省美术家协会水墨（中国画）艺术委员会委员。

山川崇拜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历史悠久。古人认为，山为神灵居住之所，川是通达于山的途径。西周古语“国必依山川”说的正是国都大邑依山傍水，以便于君主上通神明，政教天下。这是一种与东方宇宙观一脉相承的文化观念。这种文化观念发展到秦汉间逐渐成为一种国家礼制，即“五岳祭祀”制度。由此代代传延，终成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“五岳”神话。

中华州郡，地大物博，名山大川更数不胜数，为何独尊“五岳”？

先秦时代，诸侯国君与名山大川关系紧密，此时“五岳四渎”多为诸国地望。秦汉间，“五岳”开始享有一等山川礼遇，但仍然与其它名山杂处。直至

西汉宣帝时期，朝廷依经典制礼，“五岳”独尊于众山。从此，乾坤鼎定，历代遵循。由此可见，从“诸国地望”到“五岳独尊”的地理大变迁，对应的是中华大一统观念形成的人文大变迁。

南岳，这片南起“雁阵惊寒，声断衡阳之浦”回雁峰，北止“道南正脉”岳麓山的南国七十二峰，联结起多少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，见证了多少王侯将相的天下兴亡。“五岳”之中，衡山独秀。这里集山川之雄伟，林木之幽深，泉石之清奇，风物之丰美。纳儒释道共存一山，聚历朝风物展当代新貌。

南岳之秀，秀在清幽林泉，秀在天柱峰岚，秀在渺渺云海，更秀在文脉传承。谭长德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并长时期生活工

作于斯。可以说，这片南国地望，毓秀山川，就是他的文化信仰、精神归属。郭熙说：“学画花者，以一株置深坑中，临其上而瞰之，则花之四面得矣。学画竹者，取一枝竹，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，则竹之真形出矣。学画山水者何以异此？盖身即山川而取之，则山水之意度见矣。”谭长德常年在衡岳泉石、密林、山岚之间行走，正是这种“将身即衡岳”的游观畅神，将此地“春融洽，夏蓊郁，秋疏薄，冬黯淡”的四时之景尽收眼底，将朝暮阴晴、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的山形意态纳于胸中。他说，“相比起衡山的前庭，我更爱它的后山”。后山林风清迈，山岩苍翠，五里不同景，十里不重天，更显衡岳风采。这既是谭长德对故乡的熟悉与挚爱，也是作为艺术家的独特观察。他将这些挚爱融入落墨，便成了一幅幅欲秀而苍，古厚雄健的笔意衡岳。

清人黄钺在《二十四画品》中将“苍润”作为画品一格。事实上，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可以寻迹出一个与“苍”有关的词族，如苍润、苍劲、苍古、苍翠、苍茫、苍白……“苍”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已经代表为一种深厚的美学观感，而“苍”之本意为一种深青、深绿、灰白的色彩，与中国画之“墨分五色说”相得益彰。谭长德的画面里，已将南岳之秀化为“干湿浓淡焦”的墨色写就的道劲苍松、如飞山泉、争奇群峰。道法衡山，为祖国河山立传。他心中的“天下南岳”，就此成为为祖国山川写照的起点和参照，其笔下的桂林山水、武陵风光，皆呈现出一种古厚雄健的画品格调和苍润道劲的笔墨意趣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会有更多的烟霞之侣、山形意态将凝结成他画笔下的笔墨山川，叙述中华地望里承载的文化精神和人文故事。

心灵上的震撼

——观影《一九四二》有感

曾心茹

最近的一次灾荒，距离现在，有多久了？

看着那陈旧的年份，这样的事情，似乎离我们很遥远。

可是将如此残酷的事实搬到银幕上时，又是怎样的让人痛彻心扉，怎样的残酷？

《一九四二》这部电影分成两条剧情线：一条是家乡河南发生灾荒，正在逃荒的地主范老爷一家；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，他们的冷漠和腐败以及对人民的蔑视，推动和加深了这场灾难。整部

电影带着忧郁的灰色色调。

电影中有许多令我印象深刻的片段：许多灾民从河南千里迢迢赶到陕西，一路上饿死、冻死了不少人。然而到了陕西门前，陕西政府官员表示拒绝接纳这些灾民。画面一转，国民党的一位军官去看望自己的祖母，祖母问军官，河南的灾民还好吗？军官愣了一会儿，随后脸不红心不跳地说：“政府已经安置好了灾民。”大年三十的晚上，陕西城内灯火通明，城市上空烟火不绝。而城外却大雪纷飞，难民们三三两两地搭着窝棚，瑟缩在一团。

《一九四二》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细节与内容上的震撼，更是一种心灵上的震撼。在战争与饥饿交迫的情况下，什么是善，什么又是恶？那个时候的人已经彻底麻木了，现在看来，那些极度荒唐、极度丑恶的事情放在那个年代只是为了生存，只是为了活下去。

影片末尾给了我们一个看似平常的结局，可谁又能知道，在那个战火纷争的年代，他们过的是不是真的能用影片末尾的三言两语来概括？我们无从知晓。

“段”章取“议”

1.仔细想想,小说写法仅从故事结局的方式归纳,无外乎两种。一种是读者直到最后才知道故事结局。作者一路挖坑、设套、声东击西、使障眼法,目的是为了调动读者探寻结果的热情。另一种是作者一开始就亮出结局,然后从这个看似终点的地方出发,重新构建逻辑链条,不断以“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结局”的信息为诱饵,激发读者对小说过程的兴趣。但是,不管用哪种方式,也不管扛着什么主义,写作都是一场博弈。在这场博弈中,作者必须把巧妙的切口、精准的语言、紧凑的节奏、丰富的细节等文学手段作为利器,才有可能掩饰住自己的真正意图,把读者拖到最后。

我的写作动力来自对生活的回望,当

然,业余也意味着我的本职工作难免跟写作产生时间上的冲突。坏事有时也会变成好事。没时间写,故事才有机会自己成长。夜深人静,世界安睡了,小说人物走出来,站在暗处窃窃私语。如果我没睡意,就跟他们一起鬼混。离间他们的关系,挑拨他们的矛盾,纠正他们的说话,破坏他们的爱情……直到有一天,故事像熟透的果子从树上掉下来,成为我的囊中之物。

——第代着冬 说

2.我有时候很焦虑,我把这种焦虑大部分归纳于我顽固的头疾。但我知道,这并不是全部的理由,我还有另一部分的焦虑,它们是隐形的,它们好像并没有具体的影像。可这种焦虑就在我身边,在你的生活

里,在你的呼吸里,在你肌肤的感受里,在你言语的吐纳间,如影随形,无处不在。

很多时候,我有种浓烈的想要逃离的心情。逃离,逃离现状,逃离生活,逃离琐碎,逃离病痛和绝望。就如小说里的那架梯子,一个神经质男人敲打出的残缺的梯子,它只是女主人公梦想中的云梯,可以向着焰火灿烂的天空无限伸长的梯子,在正常与非正常的时空里,胜利逃亡。会不会每个貌似正常貌似幸福的人,在内心深处都有过出逃的念头,也许只是一闪念,脑海里一恍惚,但却真实出现过。压力无处不在,来自于生活,更来自于自己。而释放也许就是通过一篇小说,由生活情绪而营造构思出的现实生活故事。

——郁小简 说

主打

但愿更多地
呈现人性的美好

——读残雪的《从染缸里突围》

文芳

近日读《读者》杂志登载的残雪写的《从染缸里突围》，于是想对这篇文章和残雪本人做一些评说。

文章共有八个自然段。前面七个自然段残雪提到小时候与别人的“吵架”，或者群体一起对别人的“攻击”，于是作者自己成了“寂寞的游魂”。后来残雪进了一家小厂，她口无遮拦，于是工厂里的“小领导、办公室干部、老师傅等，一律对我白眼相向”，以至于后来被工厂“开除”。后来，她成了一个专业作家，她的人格“开始了内部的分裂”。最后残雪认为自己通过自己的写作，没有“堕落得不可救药”。

读完残雪的这篇文章，感觉残雪是个不善于与他人交往的人。如果童年时候与他人的争吵是因为年少无知和逞口舌之快，那么她成年后在工厂和在作家协会与单位之间长久的“冷战”，说明了残雪可能是一个不善于交际的人。从残雪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出，残雪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。她把对他人的爱憎都表现在自己的语言中，而不能去体谅他人的感受。她如同一只刺猬，对别人的言行处于攻击状态。当然，她一方面保护了自己，另一方面让自己变得“孤立”。

从残雪的描写中，不难看出现实生活中残雪内心的落寞和她的不合群。以前，看过她的另外一篇文章《山上的小屋》，感觉那篇小说的特点是，文章的逻辑思维很跳跃，让人一般无法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。读后，我有了这样的一种感觉：如果一个人长期不能与他人和谐相处，难免会在写作中体现出来。

当今社会，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的问题。他们不善于与他人交往，不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，在生活中处处“争强好胜”。虽然，他们也有才能，但是他们却失去了良好的人际关系。

当然，我们和他人交往过程中，不是要失去原则去迎合他人，折损自己的尊严和利益。可能，你一味对他人的忍让和求全，也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。所以，凡事都有两面性。

残雪的“不合群”，让她在她和他人与社会中无形划了一个分界线。在分界线的一端，是她的“个人世界”，在她的另一端，是她的“外在世界”。在她看来，世俗生活已经变成她写作的“燃料”。可以想象，她小说里的人物和场景是凄惨的，甚至主人公有不同于常人的心态。因为，文章不难看出，在她成年之后，她本人就无形中把她自己和他人孤立起来了。

但愿我们每一个人，都可以在与他人和社会的交往过程中变得理智而游刃有余。但愿我们的作家，可以给读者呈现世界和人性的多元性的同时，更多地呈现人性的美好、对弱者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等。